

江戸繁昌記

三篇

津田文庫

文庫 1

1863

3

30

25

20

15

10



江戶繫昌記

靜軒居士著

一、天地間莫事而非命矣。莫物而非命矣。然而命之於人，也有定而不動焉。有動而不定焉。動者可以進退也。不動者分毫不可廢幾也。何曰分毫不可廢幾？曰：上自天子，下至庶人，生而有分焉，是定命也。何曰可進退？曰：天子達庶人，正其心誠其意，則國治家齊，不則不能得。然矣。是動命也。其然矣。而天子亦人也。庶人亦人也。聖亦人也。我亦人也。然而有貴賤賢愚之分焉。天子既已正其心矣，然而國且遭變。庶人既已誠其意矣，然而身且蒙難。何也？蓋有所因而然矣。



其既爲有所因也。以一生論焉。一生論之而不盡也。數世以論焉。數世而不盡也。則遂推一開闔之世而取命焉。然而陰陽之一開闔。世界之一生滅。遂卒歸于無始無終也。則因之所因。亦卒歸於不可知而止焉。然則命終不可知。耶。蓋聖人而知焉。雖則卒歸於不可知乎。豈以我不可知而疑聖人。知而所爲教者。可乎哉。則我之與人。皆當守其定命。而欲勸命使之進以新也。已矣。頃者繁昌記二編成。易未換錢。又支數月之飢。十日之霖。不至。遠病居士喜而不寐。嗚呼。數月之支。喜而不寐。是貧人囊士。一小命分也。爾貪

1863-3

人數月支糧。富人視之何如也。囊士一時戲文大儒視之何如也。雖然命之末如何也。又將營數月之糧。凹硯秃筆。倉卒起草。一夕者。擲筆大哭。還拾筆大笑。且笑且哭。終憐然。改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平生所學。其此而已。哭之亦不知命也。笑之亦不知命也。聖人之道。可笑。笑之可哭。哭之則吾哭之。不省今也。吾哭之不畏命也。乃守分焉。安命焉。樂天而記。

開帳

神雖崇乎佛。雖尊乎不仰。江戶賽錢。阿彌陀。或欠光神之格。不可測。幸。舉。靈。趾。競。運。妙。脚。驅。湊。四。遠。

爰華未知神福都人耶抑人福佛耶佛其神某先開
帳者旬日去處所在揭榜文曰某地某靈開帳于某
境內某月至某月已及期都人歸依逆靈于郊飾錦
幟綺並作記識連老併幼結行排陣不知者以為今
日有彘事汗雨陸續連袂填途似蟻群訪糠一般徒
靈之地新葺假宮奉安尊龕莊嚴裝成佳美街德萬
點供燭衆星閃光千指拈香濃雲凝祥幟竿林列賽
錢兩拋一箇賣神酒一箇呼靈符一箇何一箇何皆
叫何由此出何此所有時唱道靈實在左左欄曲
折以次陳寶有人在傍說其緣故揚言曰所奉安置

於此靈杖者此是昔殷湯七年之旱天下井水皆涸
人氏苦渴於法太師哀之念咒把之在々拋之靈杖
杖所到即抽泉則一拜之靈事災難悉除之大師誓
願也便使細竿捲上惟高唱道須近前拜一拜其次
說起曰昔在神叨皇后親征三韓被告急明乃大明
天子下詔遣關羽張飛率軍數萬兵來援后便令武
內宿禰迎戰短兵已接我軍危敗后在中軍急麾以
日蓮上人所書七字妙號靈風忽起神兵降天敵
軍人敗關張等繞以身脫那時靈旗此是也近前拜
之次又說靈次且說妙三國傳未孤之屍珠八丈四

面狎之畢九唾壺出現，蛟龍拍浪，閩西懸龍，水虎尾，鬼首級一欄內極天下奇觀。

歸德依靈負具連中儕輩皆爭供物，十位奠置懸彩，陳華亦為一壯觀。俗謂之奉納物奉納所外那邊觀，這邊幻技戲場，劇棚鳥啄相撲，酒壚茶壺，魚鱗相連。且有梁資曲舞者，起開帳所下店，數人一裝紅帕，抹額叫聲，梁資曲舞高評，一箇撮杆，一箇白手，一呼一杆，一叫一手，低昂作態，卽節生响，更替代曰：輪曰輪杆，環曰追逐，隔曰調護，我奪實彼，虛彼停手，我錯度百杆已熟，双手抓之，顯之，拈珠直向大盤。

裏物焉正是秋果熟時，風伯摧林，蜚龍冲空，春雷碎天，珠大小千亦一顆，萬亦一顆，白盤相距可一文，然珠落處千也，的萬也，正不看盤外，一顆誤進真如膏，真妙手高評高評。

南瞻部州大日本國中，神々佛々，沒大沒小，屈靈衣，仰給，無虛月，今算其爲魁者，嗟峨，樺迦，成田，不動，信州，如來，身，定上人，此等是也。今春開帳十九日，不勳亦照舊例，來深川開帳，焉鄙人賽請，負具奉納，賭臺，湯山，韻物演戲，亦從競奇，今託其戲，衆觀可推。

方數十步，間葺一大棚，四面設殿，梁上當一懸一扇，
綵燈罩一部，鼓吹鼓鑼動，兩椰子向裏，裏裏敲落，現
出一字，伏魔殿，山險林極，白揚扇，指示說着，箇箇敲
水許傳第一回，洪大尉誤走妖魔，摸摸那個人，尉怒
聲睛轉，指動火把，一炬搖開，石碣猛聽，到一齊
黑氣一道從穴裏出，排响機轉，殿宇山巖，望空飛，
只見野天荒涼，遠林欲昏，一波坐下，轟轟，真敢在
馬尾，遠々一箇，在院燈，石閃出，白叫，王敬，到走，
安府，的，靈是也，前道前機輪西壁，西箇，前道前，
智深，象，取，照頭，待，扛，史，進，撚，刀，迎，杖，在，前道前，
出

幽邃，機倒，一面，白虎節堂，玉欄椒壁，金碧映射，林冲
擎刀，立在，簷前，白叫，木鳥，南面，開，一箇，山神廟，四
一白，朔風，捲，雪，簷，簷，已，斃，信安，待，走，林冲，拈，鎗，搥，倒
陸虞候，鼓急，雷，雷，晴，廟，碎，城郭，漸々，湧，出，於，地，恍
得，觀，者，魂，飛，魄，散，那，扈，三，娘，雙，手，揚，劍，砍，除，林，箭，鐵
眉，縱，翠，長，袖，飄，紅，正，是，殺，氣，場，中，彩，霞，落，空，三，郎，幾
鼓，壯，丹，驟，開，破，次，起，段，跳，出，這，娘，是，技，人，妙，思，既，而
東，帷，褪，則，所，謂，一箇，水鄉，地名，梁山，泊，者，四，而，高，山
三，關，雄，壯，聚，義，廳，上，宋，江，李，逵，等，俯，仰，成，態，三，面，進
變，山，豈，焉，水，流，焉，水，近，而，遠，山，小，而，大，作，那，方，圓，八

祇園會

天神地祇大小祭祀極繁極豐其最著山王神田二神是也此爲江都兩大祭事山王六月明神九月間歲行之物色之美人心之狂莫過焉觀者重舍朋朋輻自四方與事少年神諫氣顛魚論杖者亦從在顛其揚夫耀豪剪錦裂綺金縷洩泥綾羅掃塵手出工夫辭扣新奇然猶江戶人曰信奉祭事與都人奉祭事同日米兒女輩不其欲觀焉祭事自日祭服既成人之廢業打扮四走彼往氏族之家遠訪知誦之人錦衣不網耀諸路人氣萎脚麻仆而止畫錦數日祭

華黃梁一枕睡味真似夢中事先祭一日家施欄張翠鋪紅錦障銀屏以待觀客至夜分然紅燭流綠酒看枝狼戾歌吹成海郭內聲妓微聒掃地羅及東山餘奴力不足者皆就所知請處女善誦者日備拙而好謳男兒輩雜之肆業長歌豐後曲名喧嘩互發一中淨琉璃曲名不入時東鄰河東不如西隣餘志古濃曲名都人縱遊皆以此夕傍觀佇聞品竹評絲過下俚也人調謹攬之次以惡聲騷人韻士別着眼目指聲曲名屏細品其畫圖取觀焉孰思挾一大展覽於此曲名裏曲名信也雪舟也宋畫明筆一巡歷認名流百學之

本日昧爽山車鼓譟以次挽出其數山王四十五
明神則三十六友人某神田祭歌句云棚車三十
六輛車上倪儻造得新沐猴戴冠楚工刺野雞樓
虞庭晨獅子奮迅花作錦海神激怒浪翻銀皎
深武藏野白鶴春簾鐵倉濱山車外別演雜戲
附祭曰治臺曰挽物曰泥黎一竿一索各具鼓吹
云又見波臣朝天儀魚服鱗裳威鸞之金石箏
隊樂紅綠眩々數竿旗八太龍王奉珠玉垂髮高冠
誇淑姿梨園子弟夫階下落梅一闌和琴吹沈香亭

上倚闌者東巷二嬌某氏兒共舞霓裳羽衣曲小
二郎大姊如競抽新奇者是也

少殊情貪富異趣人間常例也然使此同之者或
而祭事亦居其一焉少年狂杖者從亦狂貪人
顛富人從亦顛然少年易狂杖者猶難貪人易顛富
人猶難試鍾二難杖者猶易富人竟難不難也則不
富所以難也乃少年貪者易狂或至賣子鬻妻富翁
則泰山不動曰世間貪愚惡知富人心謂馬謂牛
亦可勿使一錢費於祭事然兒孫欲與享也使慈母
請之而泰山不動翁頭聾長親戚謁之不聽伴頭謀

之不聽家人僉諷兒輩咸懟不聽焉不聽焉既而祭
事有日鼓聲殷々人氣漸諒錦繡往來饜眼儻心泰
山不得弗少動矣自識曰勿求氣又觸又衡不得弗
便動猛省曰勿求心秉燭步算然猶殷々不絕於
錦繡妍々心目翁意動難制泰山將崩伴頭埋首多時怒
珠盤投鍵袋而起遽召伴頭突然誓曰所不許者有
如水道水道伴頭錯愕不知所答翁曰祭事爾先不許
者吾有所思也今決矣使小廁急走大九自舖吾且思
之遂起之寢家人喜可知矣翁不暇運思於帷幄中
定事于千載上自以為新思妙案謝街紙家天公伎藝坐待且命伴

頭錯愕家人失笑皆謂已之愈為老婆諫焉弗肯伴
頭論焉弗肯於是乎家人辭酌潤色之而事定書曰
我其發出在吾家著翁之謂乎

祭事常例家炊赤飯乃糲米一時傾萬斯倉炊烟一
朝熱千斯竈此猶細事不足言也酒滂天燭奠天人
之狎課反覆天地則一戶數日淨費可推知矣且有
費中之費無用之用者欄子是也登樽是也祭前一
日工來苑闌一欄值數銀且追祭人過踐跡毀之奪
欄材去是亦常例空樽數百叠積出山綴以燈籠以
作京觀是亦古例其他常例不遑例舉

俠客

技斂擊柱，兵革餘風，勢然矣。元和一統以後，世尚憤，武士氣慄悍，試劍於人，乃游俠者流，藉々駢出于其間。雖不無古人所謂以武犯禁者，然其膽大氣高，輕財賭命，一諾千金，挫強援弱，章歌天披革半掛騎，看鬼影馬來，肚裏決不少恠。凜々赫赫，名釋史收跡，戲場者比々有焉。而幡隨氏為之巨擘，其他被金喜右工門、夢市郎、兵衛寺西、關心、鐘彌、左衛門等，所為益亦有足多者。丹波大夫操鐵拍、藤枝女錦木拋翠被踏白，又當日光景可想，可奮矣。居士等謂倡優三

外，赭顏突鬢，披素幘，踏長袴，大唱扮武，砍飛數首，於一刀揮下，此為家藝。是蓋古人眼中之觀之存于今者也。前日俠客之盛，兄弟結黨，大小締社，乃作稱祇唐大鐵棒、鶴鴛等號，雁陣魚貫，衝行賣俠。因或士人好事，亦往往為之轉，抑抹花弄武，惹爭於戲。刑政之嚴，仁德之薰，俠客殄戮，衝行滅跡，清世之久而存餘風者，土著丁男是也。恒言江戶人，江戶人因飲冰道水，膽大矣。死生之際，頑節難奪，爭關中守似義之轍，意豪氣傑，有進無退。古人言忠義之降，激而為氣節，氣節之弊，流而為容氣。然比彼儒生，其志寥寥。

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
貪財賣聲假虎使狸愧天愧地人羞自羞
輩猶似者萬々嗟夫易流乎懦者治世之弊
今儒人自洗濯其腹少尚節義挾古豪風
安見為維世教之物也可勝嘆哉

工丁魚男諸上著人中火丁最客氣都人
者梁董為有蓋名其張肩賣威之狀耳其
而言累踵而坐常不放手帕或乘肩輿或
安頭上若捉若佩使之不須更去驅者與
士流上則不放小刀一岡格其數若干名
以國字四十八別識分部中

除ハヒラ三字易百千萬三字按國音ハ火通蓋忌
之也ハ音同瓦蓋避之也都俗謂陽物曰ハ忌蓋在
此歟部次自一至十而中欠四七數予未詳何故俟
大儒先生穿鑿

江戸人抗氣軋威一句違言萬丈湧怒七何氏七麻者叱
曰何這潑皮ハ金郎執手曰何々々業畜哉屎並早
脱衣着赤條々相迎眉縱皆裂渾身青隴爪攫鱗突
ハ早引一棒幌一幌照頂門打將來七閃退急抽溝
板架住棒連一運望他脛打倒去ハ亦一閃跳過末
々往々板棒纏處忽見一人抛ハ板壓纏而脚踏上

鎮得不動，手捲氣急，喝道：「歇！你看着我，且聽吾一句。」兩箇焦燥，怒氣爲龍，如何挾耳，遂把空拳相搏，腦裂臉破，散髮淋漓，鮮血滴踵，人々叫苦，尸々鎖難。屋上觀者，只見七友八朋，狂顛走難，遮七攔八，皆叫「止！止！抱住，兩怒東西割拳，然彼此奮怒，眼亦盲，倒使妄拳，左右亂打，得左怒右怒，怒々相觸，更起一大爭鬪，孰早報急，東西來援，一邊三頭，一邊六臂，左拌右扭，又棒又板，又叉又鉤，兩點々霞集，混鬪一場，驚天開地，弱者仆起不得，強者亦骨軟氣索，既而好漢特來，父老始出，分拌開扭，扶仆勸解，都俗呼勸解者。

謂之中人，以其人于彼此間爲之，使也。中人容喙，遂使彼此洗怒，渝仇，化好期日月，借酒樓爲好會所。請方君于青筵席間，七八東西，又坐下，儼然如昭穆位，昭穆從，穆從，穆神田龍，新場虎，淺草熊，本所豹。諸先席揮毫，衣褲好潔，手帕御側，領金拜好疊，踵而坐，其若干兩，其若干鉢，一々連書，張懸壁上，中人中一個有名好漢，當中進出，東西揖客，乃說：「西箇今番執爭，東如此，西如此，而若若，是則雙方毫無優劣，乃今者，我們中人面，並指前怒，結好爲兄弟，請列位亦不留遺恨，遂舉兩盃，令更獻酬，爾時虎捏爪，熊張膽，脫有隻。」

言頰耳一舉橫眼虎嘯龍驚壞好尋仇呼風嘯雲以
故鬻酬問風止濤貼與千人會刺第一牌時候一般
也似乃彼此穩當則列位好漢咸曰唯々中人便請
為舉玉手拍掌表信命曰諾萬掌一拍響崩山岳鼓掌九
點為法前一番六點並緩連鼓後一番三點皆急
一點以闕之自此而後東西破席獻酬交錯又杯又
盤又羹又膾酒兩點肉叢集一邊三頭一邊六臂左
歌右舞虎嘯龍躍轟飲一場又驚聞大地來
或一人被控歸其數使千百心向鈎提斧捲潮來
敲粉碎仇家去使人想見四士義士夜討吉良氏之

昔義士則以畏朝故為之於夜丁輩如何辨晝夜
白日弄兵暴珍天物暴亦莫暴焉珍亦莫珍焉折天
柱碎地軸今大理寺禁令殊嚴此風漸漸
為酒釀爭為錢鑄闢酒肆尋絲屠戶買事奉也議行
棒也讓訂以輸為贏只望背紫頂紅此亦一種爭鬪
也一沸拳揚早把身偃地把背朝天昏暈一死息懸
車就小則酒肉償傷大則藥料償死十字街內一日
數次一過三頭一過六臂左叫右喚雲聚雲散不至
鬧天
至如火丁一大爭鬪此脩好會其費或算千金因或

講和之後不期日月須有火役一大街上兩陣相混
中人亦間往來傳命彼此相諾兩陣中耆老一名抽
伍進出應接拜和遂一齊拍手而退間近日書畫會
亦多愈爭予未知其脩好會上獻酬幾觴拍手幾鼓
中人何如處分之俟書畫會先生考證

外宅

都俗諺曰三女生產一平安活看那橫坊新首
外宅並軒閑居濯如所謂曲眉豐頰清聲便體
褻服長袖者比之是也綺疏戶內湘簾半捲盆
種養士臨碧壁間掛畫一幀側鈎下雙三線

壁下安置一大桶爐鐵瓶滾湯鍋貝副之烟筒一縱
草匣一橫陳殊小筒殊長傍有香枕眠枕旁一箇妝
鏡臺巖甲首飾數枚堆光紅脂盞銀粉盒併兒脚
近日女人以皂
脚換眉刷色々掛香奩娘子晏起朝粧不事業也金屏
風上半衣披布連袖掛下粉氣抹香春寒而透一戶
內一嫗一婢連一牝狸奴一家四口純陰用事陰中這
有陽這
等外宅蓋屬中位如上位則柴門深鎖板牆高掩天
也牆邊竹種數竿庭砌苔上數點松陰暗處建一石
燈籠方大茶寮金爐燒麝古銅甌內清湯沸笙膽瓶
插春博山膏烟木理緻密光澤鑑人鐵色奇古碧羸

可愛往來有貨高談笑有幫間可以歌河東閱春本
樓上扁春如海三字幌掛翠枕括錦窠子書窠窠人
誅之久矣吾表不復夢本妻真是拈揚生花走雪解
海老當益壯不使少年樂之老誠外榮如此一月養錢
百貫不帝是非此繁昌地焉能築得太平之澤春如
海兵開近日外榮之盛不但素封豪賈鋪丁額額有
能築養焉况乎往來伴頭乃至下等不能別築但就
其家養馬用借宿宅地處大城弄安雙親在下後或一女過
五男用輪流課日考之字書雙親在下字印是慧彼小星三
五在東人直輪當文而往自以為快酌三而從專

一宵便拋碎銀子命酒令肉酒肉未至間相與倚樓
欄而歎指天而誓願世々為夫婦忽聽兩商來低々
唧靡妾提耳雙頰嘆一口氣鼓舌曰壞矣那語來那
話來君請須更避那話醜則醜却箇千金子弟欲奪
先與婦有賣此倍話為避為匿急把某推納後邊坐褥
之門衆妙其不得已而潛焉妾迎客上先所命酒肉亦為
乃疊手累膝軟語温存雜以戲謔一盃互一癡
掌指天而誓願世々為夫婦某在閣中屏息聽之氣
惡腹急摸來摸去要索寸容光現常飛欲司有物觸手欲
急縮早被物伸臂托住某吃一驚猶能不聲物使低

言_入密_之休怪我也我也某定氣聽之華氣甚熟旋鑿
戶隙引燭何意現出一親友相視失笑遂相俱窺焉
何圖外客亦親友中一人耳客何省其被窺酒酣情
流你挨我擠漸入佳境猛聽得後邊樹戶呀的一聲
有物喝出客錯愕幾暈妾失術逃

次夜有客命酒命肉一碗清醪我一呷汝一呷一
香羹我一筋汝一筋我歌汝和我捻汝咬我之唇
汝之飲之情濃更闌忽聽人敲戶聲急吹暗妾為熟
睡不知外面高敲低叩大叫開門正是門鋪急
鼓虎刀混堂戶曉罵伴頭妾惶急下搭迎之則不是

外人家翁醉歸也媽亦愕醒子母相與慰之而翁潯
醉怒氣發越罵妻詈了拋碗碎聲萬聲曰汝等畜生
快耳聽更猶淺非丙云不俟乃翁還安閑上尊熟
睡如此鄰失火亦不覺嫗謝曰吾過爾吾過爾觀過且
密之更深人定娘使手指天天低々言宿在官來
翁深醉如何上耳叱曰我以吾脚歸我家我用吾手
敲我戶我物吾毀我理吾說誰道半句不字極怒
睛看時觀窺前樽倒盤橫翁越怒喝曰畜生汝偷乃
翁不在掠乃翁錢醉飽取樂安閑涉日是何所為子
母墨々只使手指天上天之賦翁如何上眼曰是何所為

我每日疲困，插木為脚，孜孜走業。汝安閑早寢，晏起。

每日疲女每夜未知熟苦 女曰：爺大醉，請就寢。曰：何々？我不飲，何因致

醉，嗽々一夕，又罵，又詈，客不堪，悄悄下梯，絕抽身去。

天際矣吉

買妾者至，合山家王婆延客樓上，先喫一盃，須臾而

忽引上一處子，年紀纔可一十四五，早梅香動春信

始通羅浮未試入，趙郎夢翠袖，遮羞蕩而漸紅，却是

似蓮花欲發未發時，誰占周氏之愛，梅生家謝百花

交競，桃花面紅，則紅姿容，或鄙細枝，腰細則細，雙眉

甚短，牡丹富麗，中蓋不忠，海棠極艷，但惜無香，聞得

妙香，暗飄，又送上一阿娘，柔姿曼娜，眼涼頸拔，算許

始過蛾眉，早判刺痕，一雙生，蓋欲流，正是青山春曉

子規叫雨，那坐成，席平氣吞，客堆笑勸，蓋賣媚，進膠

十分嬌養，三分未盡，見促而下次上，一處子，有秀神

清舉，止端正，耻而不憚，幽閑寡言，靜芳占，和此之花

中君子，蓋一孝家，女為親，嚮身一婦，代出，年始四十

脂粉，搨春額，生秋波，真是曉霜，染出楓一樹，秋殘，猶

餘數日，紅婆細々說，曰：梅則縛二月，養金五兩，菊則

四兩，桃三兩，客乃就美論，值婆言一錢，難感婆，擢

賤勸舉，客辭曰：不上，思矣，一議一勸，事竟不成，客言

近日再擇投酒錢而出，婆急射影撒鹽，曰叱，其半日費，閑此是無錢擇，安妙方得於西源子言。

永代橋

居士掌倚着橋欄，南望指點大嶋隱約，若有若無，總山房嶺，削青抹翠，海天一色，水路萬里，風帆明滅，於遙靄中，可謂壯望也。漕千石，運萬石，天下巨舶，香而橋而礙，焉危樅作林，鱗遙如，山隅聞，脚下管絃，湧起攀欄俯水看時，一箇屋船，青簾捲波，錦繡繫風，小壑當爐，篩酒，篙師解職，吹烟，其聲清朗，如其人外，其中惠其舟，躁熱，知其客，身貴，財富，隔一搗脚，輕舟橫流。

一僧一醫相對爭，甚了童掌，茶吹火，當爐一人支頤，還思葢寒，儒探詩也。又問一僧兒女，嗜醉香餌，亂拋忽見竿頭引上一鱧魚，吃驚叫苦，連竿放去，望後倒葢錯為蛇也。覆壺酒流傾瓶，茶道，倒走離橋，碎舟一葉，淅中流，簾箔長垂，側若無人，黃頭坐，下葉屋假呆仰天，風無其波，無其看，那舟漸搖動來，忽見大石良雄，拉數箇幫間，自下流汴過，倏見伴頭手代，編補曰：伴頭，高其制，有並其代。驅一隻猪牙，由橋下橫出，又見戴妓一船，直走臣船乞觀，因借一席排酒，殺于橋下，且歌且舞，興飛魂逝，一釣舟自上流還揖，曳坐中間，左右敬

人叔竿理籃叟旋抽手甲整雨衣便夕談曰不者乎
新地繁昌聞往時那邊皆沙皆荒朝晚唯聞波濤之
聲桑海之變太平之運濤聲爲嘔吐蘆沙爲亭榭開
之妓館中有五明木觀等幾箇名樓酷劇酷盛且深
川本所今又別爲一繁昌域者久予頃讀繁昌記既
至三篇末記其所蓋不遑記及也叟顧曰不者乎
那千百父船可謂天下第一港房之鋸山指之浦港
相對作門其間相距纔三里一槽口以承四海之潮
實天造地設自然要害且屬津略礮檣劍設穿雖土
人避慣聞或見吸其武江漸沙以往巨船不候潮待

風則不能直近岸乃萬或外版入門譬如走袋乎
艘來鑿之萬艘正鑽焉然兵家或言武江險要害僅
有賊船入手無所措植屏置炮宜備不虞可矣哉
予嘗論火器與舟具異邦所長而短兵陸戰我勝之
以短較長非策也彼脫上岸魚腴沙也予亦擒之萬
亦穢之昔者北條氏廢元賊短兵克之是語是語明
鳴謗禦我策曰云々若縱之登岸則難制矣我長陸
戰異方所長是亦證々居士拘予曰善適遇橋吏打
棒至呵曰狂人速去不許住脚遂走橋頭聽賣者
說卦

昭代右文之數書肆日盛著作歲新編老舖者九十
 為額子肆深店算百算千且有畫草紙舖者亦五十
 為額中令新古各居其半合稱三部又讀本肆十六
 借本戶八百此其大略至其子其孫不易算數云
 正面唐本西壁雜本整齊位置積々疊々先生某某
 所著書目在帖額々風翻肆頭安置一箇糊造子
 舖主坐欄內對簿而監焉千履万屨客來客去伴頭
 磕頭左若右唯小猴坐起不暇偷暇士人至上肆
 坐下亭主伴頭接風唱喏士曰近日有何奇本伴曰

有々々早抽出數本奉安他面前上略閱曰此既矣
 此未也中擇一帙定價而起伴頭納頭謝曰每度蒙
 顧多荷々々明日早々奉送忽見儒先生站立肆
 頭叫曰某書有乎伴長揖曰無々々曰某何如曰無
 々々小猴吻動伴一閃使眼曰無々々自是無會先生遂去
 可欺伴誠猴曰若愚假而不及焉能為有猴笑曰二三
 子以我為隱乎伴西曰直在於其中
 一醫生至懷抱取出數冊曰是日前所買不佞遂歸
 省且還之伴曰唯々翻簿照之曰是々珠盤算
 曰原價四錄今除之三分現金三錄有奇奉還請收

生色驚曰可矣是係數日前事始閱數行裝未折紙
未毛除三分亦已甚平且問崇價除二書賈當格
何會何貪伴曰除二分者舊本之例簡這新本新古
自別且不管他何如本舖以此為格如不滿尊意請
謝請謝生少帶怒曰格則可然但奈人情請二之十
請百謝洋執格不變生卒服格收銀而出

一個上人紫衣活佛意氣昂然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問訊曰唐詩選
有與伴倒拜曰有掌故箋注集注解頤並有何佳
上人尋思久之曰不及彼此相煩國字解便佳且名
目要諳解何如伴曰若未聞曰且出心經一卷曰大

小何如曰不及相煩國字傍注亦足一夕值定待著
從傍算清遂令蒼頭裝袱包之而去儉檢點鬼冊
而在突然問曰祖來先生猶在那伴忍笑曰近年益
沒曰當今誰為大儒小猴低聲帶笑曰無不
極木報成戶輪人定書庫內群籍忽為人言嘆曰嗚
呼吾古書兄弟如何噫與兄等借寓斯倉而後不能
天日已數十年驢而後擗悶如何哉不唯為蠹魚
毀身體而後跡見侮而後豨鼠被欺不帳目深而
莫感歲深而兄弟出身雖或遇顧者而其值比不日
不啻減三倍噫欲不嘆而得乎而彼何人哉證

鑿魚用書小說俗語假雜本而向他倒為世所珍
箇挾聲曰真嘆々々然其珍之奉此者則未必讀也
則所謂四庫簡名學者耳則位置齊整積之坐右以
雜其書房則珍之非真珍之也則那新書輩見天日
則見但陪考證先生侍於儒者則薰其俗德矣其
俗才則其薰其定孰與我悶則々々又聽一人長歎
短嗟曰吁汝聽我說吾身上比君等遺恨更如何哉
僕原來某氏冷感世間罕有故先主人某所為一本
也須詳故曰擬英法標故且抽筆錄傍故紙密銀未
故點綴粉故措實非一日々所能為也故印之筒之

故撫之反之常在其側受知受顧何思先主捐館嗣
子不肖及繼故得無幾破產白骨未冷十澤猶新早
已黜吾兄弟是故一束三文使吾輩受辱紙屑尚手
是故今又轉賣來此是故與君等古書同斯感慨是
故々々追想當似不得不慘然淚下一人從傍臨示
笑曰其々早找淚滴手澤哩嗚呼噫嘻如我梵書新
也不行古也不行如是我聞一切經世間一切沒讀
者決定經決不誦大果經果廢其實義唯賣之空
飽蠹魚耳甚者毀之併經為虛空雖識人聞說莊議
大智度經雖有奈此愚僧佛典之廢斯謂之古今未

曾有經乎般若法華亦唯爲糊口誦梵書償賤如土
砂書肆平等全魚利益嗚呼三千諸佛五百羅漢孰
不天哭地泣末法々々南無阿彌陀佛一人嘻々笑
曰坐井窺天居庫測世何見之隘何意之蹙大都如
此繁昌人物如此茂盛安知不于林于市或影潛形
者好讀古書好誦梵典而古書今日山賣梵典昨日
川賣也且人間出處何物不係時之運命之流行
舍滅樂天而已今世魚用書多則多然隨出隨滅泡
水也似浮雲也似且那萬世不磨者畢竟不在文字
間雖魚吾書亦可何況論其行不行且更魚用書行

可以推太平間暇可以見繁昌殷富者他繁昌記
讀恨褻大方不唾物然彼一出洛陽紙貴不啻三倍
不亦奇乎顧夫普世間大方君子孰肯讀之大雅文
人孰肯讀之無丁字者固不讀也少識字者讀亦難
解屈指弄之雖有讀者猶寡然而猶有讀者非茲都
也不得大方既已不讀也大雅既已不讀也果知讀
者愚極愚出傳或請一畫師罔愚人畫師乃攬筆寫
一釣者曰不是愚歟或曰善矣且更寫愚師即寫
傍圖空手羨魚人惡之非爲之者釣者而讀之者羨
魚乎今茲不登富人亦咸吸鴆爲天下儉也然作者

不憚無益，文字災有益，梓罪莫大焉。愚莫甚焉，然而
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天從鳥翔，海縱魚跳，江戶
所以為江戶是也。夫食一兩四斗，粟流一冊一錄，實
雖天下罪人哉。食百錢六合米，於作者也，猶不得不
之為為之克，饑安知非亦人義惠作者將為真愚耶。
將不為真愚耶。一人中之口止々々惡々何言。又覆
抑揚魚頭魚尾，惡是何言。子似為作者回護，吾世間
又似焉。口給屢憎於人，戒之哉。曰子豈好辯哉，不得
已也。

有曝書賈鬧街下肆，曝新曝舊，攤雜攤俗，大學委塵

中庸緒，風年代，起卷本，字書墨帖，枕藉雜陳，一箇
醉客佇立，鑿時又翻，又翻仰面，指一本曰：亭主呵穿，
彼鑿此極考，極證不長，公不自量，言鄭注不穩，朱注
可刪，道義不論，字句徒鑿，大言壯語，吐奇驚愚，此等
書是也。亭主呵何陳，這等書何驚，這樣冊舖主，西曰
高買易擇，卿無理，即理請且去，客曰：亭主呵，亭主呵，
此墨本不是，今人筆迹，歟何以墨之，何以帖之，唐宋
名家墨迹，不為不多，何更把這樣摸米，擬董俗筆墨
之帖之，亭主呵為之者，何厚顏賣之，何愚買之，何愚
主人々々自今，藏之勿曝，辱休曝，愚主色少變，猶

晒曰理也々々我商買君且去客又取一本讀過數
紙問曰亭主此本作者汝識乎主引頸曰表題曰語
學語書問其先生去年自上方來未詳其人何如客
曰宜哉其審音韻上方役者率是曰非役者也俗子體
儒者爾曰今稱儒者亦與役者不甚異何答曰且去
客纔欲行却顧曰那大學值幾何曰七十二錢曰這
春本曰八錢銀曰亭主呵箇這修身治國千世不磨
萬世不刊之書那這弄風弄月牽淫亂倫之具然那
值甚低這則甚貴曰理則然矣然亦徒勞曠森愁帳
翻某把此展之孰不眉伸眼明男女者人之大欲此

亦世間不可欠物且下之獻上常苦無物金帛他所
有珍奇他所有因或用之爲人事客此曰亭主妄言
非礼勿見非礼勿聽且公侯貴人治國爲急何遑喜
覽這等物主曰且聞士臨戰展之以出戰輒有利是
所以藏之甲冑曰妄々此事出何書此語載何典古
人無言之後來何物登徒作此妄說妄々呵主人大
學如彼甚賤不是侮聖乎春本如此劇貴不是誨淫
乎亭主若天下罪人白日曝之高價射利大亂人倫
極壞風俗若罪人若罪人遂把數本擲地紅素金翻
正是鴛鴦夢驚鳳鸞倒翔主恐不住心發心頭喝曰

潑醉畜生若何仇妨我衣食早走一拳打客一打四
隣挺出遊攔勸解扶客拽去客叫聲來々々跌過欲
倒聞他喉裏咯々看地便吐衆皆捻鼻逃早見一犬
來掉尾搖耳乾々舐盡客纒舉步又跌犬尾犬驚吼
客顧曰叱畜生天下罪人

愛宕

江城之南突元有山曰愛宕深樹繞腰閑雲出口石
級二道峻者曰男坂迂者曰女坂非自東上男則半
身以上下鐮援攀峻直可知東面茶店數椽架峰起
茸遠望豁達使人魂飛由舍迤離塔巷條達盡萃于

目下樛枿也似田疇也似朱門白壁基峙相連高樓
臺榭縮穗爭秀玩景倚闌者並頭累手有窺遠鏡者
曰北方之山近而黑者岑岡也遠而翠者築波也前
後二道白而明者利根隅田二水也聳首鴻臺也平
者菅西也瓦鱗後翠東西屹峙本願寺屋頭也竿頭
飄紅無數屋散懸旛鋪招旆也棟隆則五百羅漢拳
螺堂深脩則射場三十三間堂那邊鳶犀繼舞果知
其下有鰻鱺店這方火樓人面懶盼想筆尖而國橋
西聽滑稽人剪偷從後視外套其々危矣大息曰已
脫矣京橋街頭孰遺錢一索莫人認者好々我拾之

言未既，拊髀曰：「可惜，兵早被人掠。」

數箇藩士，脊景酌酒，蓋係挑茶婢。人問婢向一人曰

側聞頃者，主携梅林。楊名梅林者，昨日秋山今日桃源。那話兒，觀楓海晏寺。

何等樂事，可羨。曰：「錯，兵係是遊朋某事，僕不得已為。」

伴勿怪，々々娘如有意為前驅。兼鶴近而目黑遠而木

師河原茅從意所在，娘見肯先奉一盃，誓之一箇手。

遠鏡顧指似曰：「休々者，那增本樓上。旅館在千石，山亦不遠。文和妓

立欄招汝哩，婢獻笑曰：「可畏，恐被他詛。」

一騷客避喧，就閑臨風喫茶，吟壁間句，題曰：「相州之」

海房州山萬里，山水一望間，山色單烟淡，如畫水光。

收風，上以剛天下舟旅真聚於此，被烟入江，灣笑

曰：「好，美自今未，殘悲詩不堪讀。」

山麓出增上寺間，曝高建棚，民席懸衣，着攤貨物，貫

團子，饅頭，甘醴，西折至，切通。方言，通口切通。樂舞，劇鼓，喧吹，詳

小戲，場善，眼人說史，滑稽，揆道，售技，貨賈，藥膏，百毒

爭席，鴨酒，物正，面南向，橫銀鏡，小鏡，黃金燭，臺西方東

向居，描金香盒，珊瑚，鑿口，東方西向，置之，木火桶，香

古，鐵瓶，革烟袋，數佩象，墮子，錢，顆，數本，春，西，數，數，燈

針，占色，茶器，新製，酒具，細玩，色々，在，前，面。提燈，燈籠

鋸子，算盤，大小相鄰，在，隅，博多之帶，盤甲之橋，又，蓋

頭巾又陳又排望之精良近之濫惡偽製實作又本
又曝

一人中呼藥前面展一幅紙懸欄匡域圖鼠行狀或
食粟粟或屠庖肉上燈缸嚼書裝印字走餘蔬邊側
尸乾鼠數頭牌面書銀山鼠毒

一人練藥叫曰早我々把磁器故錐碎之即藥合
之未乾故鼓故擲更揚錐敲之錐或碎合則
粗梨橘柚連時堆菓大々小小聚類令群十換一價
幾錢何之梅奴衣託之甚賤曰一山四文數夥環
焉把柿筒之我五六封其杖囊中者取之輸者償

錢

一鍋內數串貫羊貫豆腐種々菓馬錫泚烟馨一串
四文從人揮食此曰四文屋

孤虛王相五行生克輪圖推日照往察來始可百面
牌日惟占前知謂之見德好色水用一封紙上書曰

今日一點所指無謬

切通之東曾上寺門前有馬場挑花連錢泥聽鐵

狎樂執糖待客只見一人鼓鐘一走疾迅紅星恰飛
往回中繩周旋中規鈞百而又文亦弗過也

採人跨鞍馬驢不行蔬草弗動伯樂強半笑

得塵揚忽見人倒畢九朝天馬則快走能者亦鳴采

開笑過場循寺南折入巷珠簾响風玉几耀日雲母扇風

籠月玻璃彩籠綵星葡萄繫紫千年運菽碧風佩綺

夕扁鏡烟夕銀流水碎或疑遊水晶宮真上崑崙山

障內珠毛盛額面玉西苑眉目明徹措神射正是

江妃遊世王母降天金剛石假水晶藥物五色煙夕

銜光次蘇連懸作慕陶純積畫作壁花樣羅花可餐帶粉

含碧可樹酒壺花水壘火插珠夕馬瓊夕馬手代

坐中間執紙掃接客近世磁器之極造屏燈籠製小

便扇一儉又站觀一箇指扇曰花瓶如許長大蓋侯

家之物一箇狀之低聲曰此亦渡桶月

紙糊七偶施粉墨衣錦綺珠羅娘並坐細妓女連立

力上張臂達摩面豎光頭掉風獅子戲花母鶴舞玄

龜落束箭累鼓羅剪春祭織秋鬼面擗孤面夕迎裝

俳優而其隆鼻者錦外也嚙辛巨眼者三升也相若

者鼻憤下相值梅幸者足上第五鏡巨眼乎鏡乎仗中尾

尾上死刀精措如錦畫之製舍江戶外魚有俳優小照花馬

寫真武者繪勝景圖又張又懸草紙本者近世殊精
良措紅措紫消金消銀正是織女雲錦工猶淺獲氏
金文針未巧

金鐵鋪紙指店菓肆履行爭軒占居此所巷窄繁昌
殊見從此神明已詳于二編

寄都俗謂

鳴大平鼓繁昌手技也落語也影紙平演史平口百
眼曰八藝于書平夜交代售技以七日是限盡限
客寫不減又延日更引期大概坊所用機關場
其家極角懸籠招子書曰某夕出席某日至某日夜

分上火肆端置一錢匣匣上堆鹽三堆一大漢在側
叫聲請來請求夜娼呼客聲律甚似面匣壁間連懸
履屐繫小牌為識牌錢別課四文乃無錢至者親懷
履上俗語名此曹謂之油蟲

一樓數楹高與設座方一庭高若干尺隅置火榻茶
瓶膏湯夜則兩方設燭客爭席占地一席則數月為
都村客席則今年參藩士類五六交頸七八接臂
新道外妾代地隱居伴頭乎手代乎男女雜處
同位

落語家一人上納頭拜客篋鋪剃為儒門是之

前座旋嘗湯滑舌本帕以拭喙折指大如拭或左右剪
燭咳一咳縱橫說起手必弄扇子忽笑忽泣或歌或
醉使手使目踣膝扭腰女樣成態伶語為鄙假聲寫
倡虛怪形思莫世態不極莫人情不盡落語愛使人
絕倒不堪抹腹剝出始下此為一齣名此時曰中八
於是乎悉便者如廁食烟者呼火渴者令茶飢者命
菓技人乃懸物賣鬮過數百本初連數枝值十數錢
賣了一編餘枝猶茂因低值易之已低未疎更低請
券數十枝四五文斷根而始剪原鬮一枝僅值數葉
然貨早見先生上座親方是也三尺喙長辨驚四座

今笑妙於向笑後泣妙於前泣親方之醉判出何乃
人情穿鑿世態考驗第了固不若焉也
紙幘一而淡墨魚物怡而鼓鳴乍生數綠松一人從
上戴帽披襖右手揮鈴左手開扇下下明々寫出分
明左顧右旋轉眼動眉應俯揚鈴合鼓翻扇舞之妙
々真是影人有魂舞闋矣一閃晦迹次寫寒香或初
或菊又牡丹又芙蓉碧花折瓣露葉看破青楓改影
霜葉漸烈破時改愛觀者眼眩神奪一叫如聽得
祭禮曲鼓諒處双靈柱涌一殿宇湧紅白豎儀小
張燈賽人往回拋錢祈福既而鼓聲漸歇人影漸散

夜益深矣遠々聞得此也。此避人聲。狐群相行。徐々進步。荷蒲席。炬火。擔木持竿。俗談所謂狐之婚禮是也。纔出。以柱。狐皆化爲人。席變杖。管火變提燈。竿化鑪木。化與奇々怪々。變妙機神。燈滅。狐熾。却又照出。那羽生村累女。幽鬼爲崇之圖。靈牌前佛燈暗。香烟細別懸下。大蘭盆燈。那與右衛門者。敲鉢念佛。只見幽鬼自燈籠內現出。遂滅。現漸小。漸入。變爲一。怨須臾。漸滅。乍見一團微草。此不。鬼自舞而。擊。即欲破。漸凝。漸明。眉目。一。鬼自舞而。擊。怒眼裂。點出。高僧。袪天。掌念。經。唱。揮。數珠。怨火。

即消。只見紫雲。駿。金。併來。蓮花臺上。怨魂成佛。妙光四散。天花續紛。屏障內。口技人在。爲唱。歌。曲。忽聲出。一。小猴。須臾。問答。紛然。謔話。遙々聞得。足音在外。推門聲。推戶聲。一。隻至。警咳上坐。上客應接。寒暖聲。畢。主道。爺。近日。何。潤。更道。苦事。奇談。主道。奇。何。奇。更道。日前。一。處。女。奔我言。與。爲。人。妻。寧。爲。翁。妾。可知。老。妻。生。角。誰。報。又。早。被。那。妓。簡。責。困了。數日。昨。始。靖。難。所以。今日。纔。外。出。猴。道。豈。夢。乎。主。笑。更。音。猴。聲。又。挑。又。謔。主。道。謔。一。詭。宜。洗。餘。困。更。道。則。佳。主。乃。高。聲。連。呼。權。助。々。々。

權助遙諾，叫聲隨，即至，身猶未起，主又連聲，權始
聞足音大，而緩大聲，道何用上道，一同謳和，汝亦佐
之，權道曷不，法僕索善歌，又問足音送响，又聲出一
婆，婆問吾翁在，乎猴道在，主唱，道爺尚陽勞
姐，今日在斯，不復掛念，今日借歌請姐，亦和三線調
二羽二宮三絃善為，六絃聲，爺唱，婆和，猴賽，權吼，權
音大濁，猴聲，高，清，曳，急，音如，扼喉，婆舌音，變而，或互
歌，代和，漸々，速，往，微音，斷續，有無，入空，春，簫，食，葉，微
雲撲，窻，一般也，以却聽，清，漸，濁，稍，濁，弦，銀，聲，還，主
人道，與，索，須，別，存，奇，縱，道，更，晚，已，深，百，談，驗，怪，何，如

僉道好々，消話濁說，百談極怪，忽聞風雨驟至，風聲
蓬々，雨聲，漸々，閉戶聲，引，窻，聲，猴，叫，苦，權，呼，驚，一，撲
地，聞，得，物，墜，聲，衆音，鎮，懣，百，事，頓，休

真虛

八百八街連背，乃新道，從衡曲折，並建裏，店五家，一
軒十舍，一梁至，劇裏店結，五十為一，部，房，相，對，中
間，通，道，謂之，路，次，一井，同，汲，數，厠，同，便，一區，畫，地，收
糞，一條，開溝，流穢，慶，甲，相，通，出入，共門，一門，備，白，不
虞，俚，歌，所，謂，路，次，六，限，例，趣，西，牌，上，鑰，儒，秋，一，高，紗
雜，債，居，炊，飯，之，烟，朝，來，雲，凝，鼓，桶，之，聲，晚，間，雀，噪，爰

寫一裏店略示其一偏萬裏店可推矣

日影近午乞鉢僧歸揖鄰尼曰妙閑師歸乎尼返揖曰方纔脫鞋今日鉢米何如曰少々々因米價翔踊不唯米少錢亦從少聞葬禮強飯亦無投乞兒可嘆噫笑曰聞爾利止越皆彼水患然天下言之蓋十之一猶曷這樣貴曰全係米貴之為非實米少也蘇儒嘗言無三年蓄曰國非其國官置粟倉蓋為此爾粟倉之建今已四十年雖有堯水湯旱而民庶決不至餓是我貪民所以今日谷賑給人言之日緣不知其倉所出日幾何萬鍾大也其哉

德政聞切姦高私漕數萬包於上方中覺下獄令其漕返之其也占穀今亦並見沒議或謂也快也堯舜之仁民從之鉅商大賈今皆歸身彼米此錢莫一人不義賑妙々々々氣時雍天氣從美想知明歲有年逆祝逆祝遇賊緇索鄙人今食麥吸粥好此小凶使人始悟粟粒之貴追悔昨日之奢漸趨侈靡大半之習貧道發願度使鄙人麥粥之儉川崇平土忽聞間壁有聲嗷々々道僧陋談休為米價雖貴非曰兩買一升恃々勿為煩々々莫適而非論米價如予世有飢餓我無飢饉有酒則是謂非倒九台痛

快痛快米之有魚我不管不聞乎芝草之上方留
別一場驚天闊地轟轟連中豔之白金一日千
兩千兩千兩兩夕夕成由不勳比之魚炎水天宮較
之莫影入則吸粥出則販芝蔬是江戶人所以爲江
戶人孰道儉約儉約楚人遺弓人拾之拋千擲萬擲
竟不之天地外如汝等不知也有人算計口氣腐儒
樣動說儉陋々煩々忽聽路次頭鐸音鐸々蓋他道
者流還書勝也

數此一團員兒抱釋直華林三日月遠適見魚高擔
魚叫過此等世傳印值尚便卸擔倒尾言這般若大

一貫錢外一文難減北道食御故米身分一貫難
上牙如遇檢飯羅司平何以應之八百則食推論數
番值定到血作槍作炎恰好小則叫酒北頓命曰趁
早提一樽來恰好開得吹角鳴鏡叫聲錫々北等皆
付兒四錢遣買於焉乎環坐相依大椀仰酌阿松道
大屋呼也長口那話朝來早出不知何之阿梅道聞外戲
場阿松娘不識知平彼向人言使兒任其候家誕々
其實甚高外妾且不似候妾面同那華哲白藉藉掩
醜如使他鰲也沒三文顏色然看他自悅驕慢越度
非公家落亂也到底大屋之女大笑々々松使手言

低之聲高恐連梅反，日言此何管其樣，畏等錢借，
居要大屋者我輩所役，名主闍長俗亦我傭之也，彼宜
畏我々易畏彼，松道聞否本鄉，婆々卒果免身本鄉元坊
七十牛男 實任 天保四年豈不生憎，稀有々々千古奇孕，桓武以來未
聞想所生兒不鬼，則天狗梅道，蹏人療病不亦，鍛治
坊天狗童乎，那童亦怪毒庵老言，天狗與人雜居，縱
治病殆魚人魔之別，妖莫甚焉，不說不已，藥賣唯如
童子胸，但如然，那大童不獨，跛疾，可謂亦，踏醫面好
笑阿竹道，那典舖老婆不，頰高與每遇，混堂鼻以應
人此々五一三六店魚表裏何容貴賤，要以有我貧

彼生活百錢，往四文外，捐利也，時貸也，年中供奉
皆自此方出，何揚氣，濟下沸茶俗語，那寺社亦然寺者俗名
多看人如犬，常言治癩癩，治癩癩癩癩意，然彼藥籠亦
沒有寺社者，寺社也，藥籠不持俗語，是不那輩之謂乎
喧嘩方，酬主人，膳空盤歸，牝叫如何早歸，夫道今日
造化高一餉，賣清羸亦不少，因為卿買，齋出籬苞
放在婦前道，一浴歸，婦道先操一汲，往夫便提，軍持
出
間壁二盲人方覺，伸一伸，曰宮市名何時派，曰昨一
冷時，曰捨々昨夜何如，有獲乎，曰有々造化大高出

般商賈都下繁昌亦可見

路次窮處最後一戶有一浪人住焉有隣德孤戶聞
竈寒酒屬魚高認得不過及此所獨見大屋屢來責
宿錢今日亦踵伍長自外問先生在乎生曰在
入坐伍長上席從容言曰果知所約宿債今日辦
生曰未矣長少作色而不言有頃曰君不誓乎今日
決辦今日而未柳何日算得延曰延月延至今日今
日而未地土面前我更推何句我進退亦石噫生
搔首曰僕實無母然君子之窮無借令延十千償亦
不欠文曰然豈無不信者猶有如皦日長曰君傲日

予素照知俱奈地上不亦苦乎生默矣語何言長沈

吟有問曰君皦日知者則知此間難通為君籌之無
如出仕雖小祿云祿川自力予姻族父子現奉仕君
舊藩且侍警某亦予舊知豈不好因錄乎此手請援
飢寒或救君如小屈予亦從宜贊成也少作色曰休
夕厚意可拜奈平生所學外將內謁死亦難為枉尺
直尋古賢戒之如見內之疾有疾已三百鎰免伯錢
責一生遺憾萬劫難消人間萬事天々命々不知命
無以為君子守命樂天此間着冬少妙味長曰曰
如君天命我未肯解以予所思言之窮乎可下之所

極足可容之地，屈可屈之首，折可折之腰，屈之折之，
然而弗成矣。斯之謂命歟？袖手俟命，想不然矣。伯夷
叔齊我不與也。主亦哂曰：俗論之，世間如君等以
爲夷齊無用于世，大非矣。殊不然，兵千載之下，使頑
夫厲其有用，也不止一世。士不用則亦若是而已。且
如僕繁昌太平之民，就爲夷齊之行，決不至夷齊之
餓勿煩。尊處且君言僕袖手丈人不悉，僕亦可爲之
今盡焉不獨依內謁已聞。今君英明好學，世言明
君復出，僕乃前者再上書執事某書，不報。總坊尹
遂立門枕跪，不報。草本現有便就，札上抽一草文示

之曰：是第二書我讀，君聽讀起曰：某頓首再拜謹奉
書執事某左右。夫人之恩，奮者情也。矣。理也。矣。賢乎
愚乎。孰得，不春。戀於此也。哉。禽鳥無知其歸，猶尋舊
巢人而忘，喜非情也。非理也。則非人也。矣。生深山窮
谷，而與石麋鹿居，而旌者。一日聞都下繁昌，與曰
蓋適其來仕，數年僅嘗大都會土之風味，便謂故國
昔陋矣。夫文開業弘，術出自顯名，舍此何之。不遠定
終焉之志也。蓋以矣。然而雖其人既已貴，其家既已
富，莫爲而弗成，莫思而弗遂。身體強健，子孫繁茂，氣
盈神王，子然猶弗動。一點思舊之情，於編書某物之

降也蓋亦大不能食况乎其貪且病者情之所然也
理之所然也且人之求主而避昏就明蓋亦情也其
此亦理也其伊尹負鼎鄒陽背淮理之所然也情之
所然也烏猶擇木棲焉人而不擇斯戾理及情非人
之所為也其亦人也烏之不如乎安為獨戾理及情
忘舊就昏之為雖其不似亦飾固陋之心于東西于
南北未可言仕難求也然尚不之然尚不之然三
十年來不係之首屈一萬餘日不屬之腰請之于執
事之門者區々之情欲就舊與明而不為戾理及情
之為也前日上書後待命之日之長一刻信為三秋

之思然下今三十日猶未得宜得之命是所以不俟
宜俟之命也顧執事之意為時猶不可耶今則朝寢
興廢繼絕將有為之秋豈曰不可而可歟抑猶疑其
為久耶請自白之某弱冠前放達不羈不擇所交太
平之世雖未至劫人掠物可為之惡亦莫不為然一
且改志勵志以來行願言言願行廿年孜孜如一日
若鄉曲所知也知識所見也愚之所恥也天之所鑒
也又蓋執事所略聞而知也請幸不疑焉若今日而
不舉萬劫卒莫可起之理矣某則蹈東海之波改恨
死而已伏冀哀此情察此理蒙一言之薦嗚呼使朝

庭繼絕而共天職某立身而食天祿者實在觀事一
出入息之間也耳是以犯罪忘惡今復敢進此言亦
惟少垂憐焉惶懼無已曰某既如是猶爲未下手耶
猶爲未容足耶若是而如此僕於是乎浩然知莫與
爲草莽期此草歌樂道笑而止焉乃去歲者謁先坐
于故國爲文謝之有祭文我讀君聽長謝曰好々々
吾過其莫讀可也生曰如何然以此證之不可不讀
不可不聽聽々更恭捧一紙讀下曰不肯某誓首再
拜奉祭于先考某府君之靈某尚孩君以病歸老于
本國某以鞠於舅氏之故不得與共從某尚提兵赴

至告凶然千里之路三尺之童舅氏之私愛星行不
容生離別卒爲死離別嗚呼哀哉恩情永終某已長
矣聞之於親戚與知識君氣溫度大克孝于家與人
交忠其出而仕特辱某廟之知祿位暴崇以職在錢
穀故命命四方善交大賈與豪農鞠躬富公家之急
于官于事不爲無功嗟夫君而有斯不肖之子豈某
氏之餘福罄乎君躬耶某局量褊淺愚且侷雖好讀
書道未有所少適不孝于家無用于世三十餘年之
今獨極一身之窮然其不自量庶幾立身起宗此心
難死每思之冲々焉聞今君賢也痛復見某公某便

以爲繼絕與廢可在其初政也去年三月立門抗疏
恭訴愚衷書入不報命乎時之難逢長又久又久言
後文猶長乎生言僅數句且少勉之曰清朝豈謂有
人掩明乎願係吾曹々也耳志雖不成不肖之事畢
矣果知書錦之榮卒無以慰神之襟胸便悉耻於故
國不敢醜身之龍鍾來祭以此言而清酌是供焉伏
冀在天之靈釋愠愍愚曰不肖之子猶守齋寒不
忝祖先肯纔有不與人子同惟慈是眷爾然下十卷
穹長坐雖不覺生絕叫拘案曰讀畢天長瞿然眼明
曰好々々我過矣適聞問壁樓上僕人爲向靜中有

動速送機聲生曰那向何長爲不聞曰我耳沒物上
生曰長戒之魚或誤子乎西隣婆家亦多女履歸或
深夜通門戒之哉魚誤子乎大屋之繼不遠在今年
妓獄本甚俗殊惡東隣西舍奢後過分書而鱣與夕
而河漏乃去歲官粟賑疫或言這般陳不下糶糶精
炊之至甚舉以換之不畏官乎不畏天也今日之賑
歲言始知天恩之大晚矣知之長戒哉長率以正之
孰敢不正若謂未如之何者我亦不肯解以予所思
言之窮千下之所極足可容之地致人死於斃而
止而猶非正也斯之謂末奈云乎祖手只職唯責宿

賃唯貪博料會之我不與也凡如長與名主身雖成
職重須少學問苟為人上不解大義亦誤人亦誤已
如君勸僕內謁即是也昇平文運之盛寒鄉僻地稱
名主者莫不皆學然江戶則及不然那名字者大概
薄鬢鉤髮半掛短披幫間那名主那殆無分別表者
德之符照而知職可不慎乎時見一丁男頰送壽麵
直推戶徑措而去長截曰今朝有新賃人新儼字者例注
河端通記
色喜肚裏暗謂今晚免飢驟看雪花墜窓風刀剝
長出仰天以伴瑞鏡珠未半豐

繫昌記三篇終

